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集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毓鳳

欽定四庫全書

抑菴文集卷十二

明 王直 撰

哀辭

蔣良夫哀辭

良夫蔣氏諱驥世家錢塘有秀偉之質有通敏之才有恭慎之心有温厚之德始以明經取進士為行人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詔修高廟實録良夫預執筆其間書成大賚陞翰林檢討後修列女傳勅良夫與書之稱旨復

加賚及修永樂大典良夫為副總裁凡所折衷取舍皆適當勤於其職早夜不懈與人處言語恂恂未嘗忤於物人無不愛敬之者其後坐累罷廢十餘年仁宗即位始復為檢討令上正位東宫妙簡宫臣以良夫為司直而推恩封其親及上登大寳擢良夫侍講翰林預修太宗仁宗實録既成賜賚有加進侍講學士不三月擢拜禮部右侍郎良夫先予一年入翰林又長予一歳前後相好者二十年自同為宫僚以来其相好加焉盖坐則

連席飲食則連案有所往則連轡如此者無一日相違也及佐禮部嘅然欲有以自立而予輩皆甚期之先是有風疾治之而愈在禮部逾半月一日奏事廷中予怪其跪起失常既退疾大作掖而歸已不能言矣衆醫環之莫能治須臾卒宣德五年七月　欽日也予聞即往哭之哀自斂及祭葢屢哀之而凡厚良夫者亦莫不哀也嗚呼安得復見吾良夫也哉良夫所最厚者吾與曾公子啓輩七八人凡有著述及言語議論交相告而互

相發皆欣欣然相愛莫逆也乃今已矣嗚呼安得復見吾良夫也哉良夫年逾五十官三品雖不得久於其職然其卒也天子為之惻然遣官賜祭且給其葬事又有子有孫於已可謂足矣獨父母年八十皆在堂而失壯子良夫何能瞑目耶天之於此其果何意邪當良夫無恙時常歎父母年老矣恐不得復見因切切欲歸省而事刼而留之於今竟不得一見而卒嗚呼其可哀也乎其不可哀也乎作哀辭曰

嗟良夫兮德之良才既美兮學正以昌偉容止兮善文章遭遇聖神兮奮周行乘四牡兮歌皇皇從太史兮秉筆如杠儼司直兮躋桂坊侍經幄兮講甚詳三朝實錄兮煒煌煌秩愈崇兮名愈彰黃金為關兮白玉為堂朝夕出入兮承寵光宗伯所主兮禮明樂張進厥貳兮福未央粲九苞兮孫鳳凰起千仞兮增翺翔何天之不淑兮遽降喪志未遂兮忽已亡緊二親兮壽且康容雖渥丹兮髮已黃壯子早逝兮能不盡傷嗟良夫兮恨豈忘

山與爲崇兮川與爲長子託交兮二十霜聯朝位兮接鳴璫食必連案兮坐必連床年相若兮玆尚强恃子輔德兮庶永臧今則云逝兮毒我腸天蒼蒼兮地茫茫魂一去兮渺何方酹桂酒兮奠椒漿歌巫咸兮舞巫陽魂招不來兮我涕滂

少保金公哀辭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公以宣德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終于位上聞之震悼加贈榮祿大夫

少保謚文靖命有司歸其喪葬事皆官給名公巨卿及諸大夫士皆奔走弔哭曰公端厚君子也而今亡矣葢公事太宗仁宗暨今上皇帝勤勞中外顯有成績春坊庶子周君崇述具著于狀可傳信不誣嗚呼公以文學致大官至于終又承恩寵如此長子以明經取進士其諸子皆能成其家天之於公厚矣可無憾也然直獨念初入翰林時公與同輩六七君子表然以名德相高直時最少而最辱愛焉今三十年獨公與二楊公在位而

直亦老矣猶貧公以成德而公乃棄之此其可哀也公年六十四於壽亦不為少然善人君子得久生於世俾後生小子有所觀法而為善如孔子之於子賤云者此衆之所望而今不可得矣此又可哀也作哀辭

惟少昊之淳懿兮開眉嗣之淑靈後百世而猶顯兮肆夫子之挺生抱忠信之美質兮服仁義以自潔既閎覽又博知兮紛獨有此姱節擷芹茅以徜徉兮曰俟時吾將行忽翺翔于天路兮遭永樂之盛明鳳翩翩而高翥

兮炳文章之五色引醴泉以為漿兮精瓊靡而為食驂
玉虬以上下兮俯凌睨乎大荒賛神謨之燀赫兮夫豈
昔日之子房痛橋山之弓劍兮仰重明之兩作人文粲
而宣朗兮復修備於禮樂偉夫子之左右兮曰圖任乎
老成朝吾遊夫玉堂兮夕吾息於承明非堯舜不以陳
兮蹈先哲之遺則步金馬於椒丘兮紉蘭茝以為服彼
疾騁而競趨兮緻既充夫佩幃循素履其坦坦兮指洙
泗以為期嗟天道之孔神兮實謙好而順助羌獨戾於

夫子兮傷抑鬱而奚訴荷便蕃之渥惠兮悼天之不憖也生既榮而死又哀兮乃夫子之幸也竊獨懷夫疇昔兮儼三四之俊傑曾日月之幾何兮乃一二之在列予猶以為依兮冀示予以不恌何夫子之復逝兮悵巫陽之能招年雖耆而未老兮天奚奪之亟也彼衛武之永年兮此何乖而弗之及也造天關而問兮天瞢瞢而不聞幸芳烈之有聞兮庶不朽而彌存蹇徘徊於故武兮心憯裂其若焚攬荃蕙以抆涕兮聊抒意於斯文

封黄少保誄辭

宣德六年十一月封榮禄大夫少保户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黄公思恭以疾終於家年九十三事聞朝廷遣官葬祭皆如禮公之福禄榮名既已稱其德矣然善人君子足以儀世範俗當久存於世使後生小子得有所覩法乃今已矣此士大夫所以痛惜也直嘗拜公而知公之德故昭述遺懿以示久遠作誄辭

維公受姓實自軒轅德鉅慶長繩繩子孫江漢之國著

在周紀運移祚遷因以為氏宋有天下盛於永嘉詩書之懿閥閱之華曰袞最良第名進士御史檢法有譽於世世歷三傳修職復騫秩雖未崇行乃不愆嗣曰南一山長是職典教松陽爰發有奕維通承之世德用昌爰篤生公以紹其光公早失怙克奮於學有作自幼衆已大愕元季盜興竊據海隅人皆趍利公獨不汙歲凶財匱而志彌厲事親奉先益謹於禮皇明混一公家復振推其贏餘以周困貧寒者為衣死者為斂維義是急何

有怠厥其心休休不競不絿横逆之来弗督其郵中遭
外累背産盡入惟天佑善沛澤斯及有子克賢翰飛戾
天蔚為名臣垂訓則然寵命再加躋于顯位三孤之尊
六卿之貴命服煒煌鄉里之榮謙撝而光不失其恒晚
歳優游圖書是悦安樂之歌尚友康節謂逾百年福祉
永綏悠悠蒼天胡不憖遺嗚呼哀哉惟公之徳實備諸
己孝友忠信匪言伊履在昔永樂初錫褒封公来京師
謁謝九重因得進拜識公顔色其言恂恂其儀翼翼自

公之歸將三十年引睇東南邈彼山川嘗竊自言天有顯道將善其俗使公壽考後生小子覩法在茲善人之多自公儀之胡為一旦遽受飯含哀榮終始公則何憾嗟嗟其鄉遠邇式瞻失此儀刑云何其沾嗚呼哀哉維古有謚易名節惠是告是舉有司之事爰述遺懿不顯益彰後百千年庶幾不亡

贈翰林侍讀學士錢公誄辭

吉水錢公好德以洪武乙亥正月十一日卒葬其里漢

陂中引塘之原以子習禮貴累贈官至翰林侍讀學士
奉直大夫公有孝友之行負英偉豪傑之才元季盜起
遠近騷動其鄉之人洶洶不自寧公之父立志甫倡義
集民丁保鄉里公盡力佐之會歲凶民困冦張甚度不
能支乃攜家走他所寇渠憤之窮索其父子將甘心焉
事急公謀於父曰我往以大義折之幸而聽大人可免
禍若徒竄伏彼將以為怯必窮索不已脫有不幸吾族
將奈何遂行渠得公不受其言而日肆搒掠體無完膚

必得立志甫乃已公以死拒詞氣不少挫或有以利害諷其渠渠意觧得遂免率親屬奔走避匿而善事二親親之心安焉亂定而歸理故業官府徵徭皆躬任其事雖遇憂患不以讓諸弟既而新第宅廣園地孝友之行彌篤寬厚和易未嘗以非禮加諸人見有為不義者必面斥其非一鄉之人敬禮之寡弱者得以立豪横者有所畏而改所居之前有溪水縈帶因以南溪自號娶陳氏有賢行子四人習容習静習禮習傳至是習禮為禮

部侍郎而與予莫逆知公之賢而歎其不至於高壽是可哀也作誄辭

在唐之季浙土繹騷武肅奮興克殄其豪奄有大邦子孫世繼家于員塘防禦之裔繼以吉甫立志嗣之實公祖考皆出等夷公生四齡早失所恃朝夕號慕天性篤至慈闈有繼以善事稱庭訓弗違孝行烝烝元季之亂冦盜蜂起操兵趍譁無間遠邇仗義集衆攘外安内父子一心鄉里是賴天胡不常植姦仆良彼兇憑陵欲肆

翦戕公不自愛委身虎口以庇宗族以全父母天亦悔禍公則来歸骨肉聚懽不異平時世方底寧公私多故竭力殫財以給稅賦艱難勞瘁公皆任之有弟三人克遂愉怡經營締搆遂復舊觀園田豐腴居室華煥公之懿行寬厚和平大猷是經先民是程有肆于人公則沮尼或柔而顛乃輔乃翼確然自信守道不回縉紳攸慕鄉邑咸推衆之所希宜福宜壽纔五十五胡不多又嗚呼哀哉積善有報實降自天天維命之子也克賢茂實

英聲超取顯美推厥本源公斯受祉命書下臨爲龍爲光公方寵榮公豈其亡嗟我後生徒仰公德今既遠而使我心惻南溪沄沄達於漢陂百世之存百世之思嗚呼哀哉

冰雪軒辭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以冰雪名其軒君子有以知其素矣而慼者弗察也故予爲賦焉余既好此奇服兮爰昭昭以自持厲潔清之端操兮將

古人以為期廓壅蔽之黮黯兮披汙穢而去之歲冉冉而易適兮唯昭質其未虧際嘉時之晟明兮乘青雲而上征凌天路以翱翔兮軼埃𡒄而抗旌朝吾遊夫清都兮夕余憩乎扶桑鑿瓊枝以為食兮吸沆瀣以為漿秉余心之貞慤兮肆忞忞其曷已雖所處之固然兮亦率余之素履匪善吾弗好兮匪德吾弗庸保厥美以上下兮曁予心之所同何時俗之多偭兮紛馳騁以自強汩汶汶而莫知止兮乃謂予為匪臧曰悶悶與昏昏兮孰

萬物之我先斯伯陽之為道兮夫子乃歎其賢何明哲以多智兮亦營營於土田後千祀而猶顯兮羌孰得而舍旃磽磽易缺兮皦皦易汙塊獨守以為娉兮何不改乎此度衆欣欣以周容兮何吾與之寡也中怦怦以自信兮豈若是而舍也猗前聖之遐遠兮渺茫茫其何之余將就而問之兮質予行之所宜精專專而內凝兮神剡剡而外揚俄惝怳以流從兮忽超乎余有行駟玉虬以前導兮彼白虎為後驅邅吾道夫不周兮造顓頊之

所居飄風蕩而吹衣兮玄雲翳其承宇冰峩峩以凝冱兮雪紛紛而交下炯皓曜以相射兮清氣廹而襲余晃然令予開朗兮神蕭爽而情舒命玄冥以導予兮謂余言之纚纚曰太素之淳懿兮斯為物之所始嗟人之生兮亶其淑靈理粹而純兮氣厚而清湛申旦而弗亡兮豈庶類之可羣彼其謂子之不然兮夫豈守玄之子雲殷湯之博大兮乃銘器而諄諄去舊染之垢汚兮圖皎然而日新孔聖之大成兮曰吾涅而不淄皜皜其不可

尚兮赫秋陽而暴之相矩矱之在兹兮信舍是其焉求俗幽昧以眩惑兮吾於彼其何郵駕余軿以回轉兮倏睨夫舊居謹余轡而正策兮意揚揚以自虞積雪以爲墠兮斲冰以爲宇余固處此而不遷兮庶有𠣾於此世重曰結予心之耿耿兮增予思之悠悠清白以爲服兮憑往則而信修道曼曼其超遠兮子曷日而忘之

賦

萬木圖賦

建安有篤厚君子曰楊公達卿樂善好施賑人之乏而不有其名其龍津之木皆鄉人之所自植以識公德也公不以自利而材之所惠及者益廣而無窮誠可謂仁人者哉公之孫令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勉仁以學士胡先生所為記示直直嘉其可以為鄙薄者之勸因為之賦

余嘉夫子之茂行兮歷徃跡以為虞曰龍津之奥區兮實惟子之所居山峻高以造天兮疏靈美於荆梁谷威

夷而修通兮屬迤邐之連岡渺茫茫而無極兮森鬱鬱

其嘉植挺松柏與沙棠兮雜櫲樟與椅椶梢青雲而布

濩兮拂日月之精光風飄飄而輕揚兮紛發越乎衆芳

猗斯植之為美兮蔆鄧林之蔽滋惟夫子之好施兮昭

令德其在兹伊昔日之荐飢兮哀民生之多艱忳貿貿

而無所之兮情紆軫而浩歎嚚自樂而忘人兮隠吾心

而不能安欲捐糜而博施兮慮為名而致然曰孰為吾

植兮惟栗之為歸衆纚纚而競進兮咸既飽而遨嬉亶

惟匱之恤兮亦何心於所植也衆怦怦以自効兮植之周而不可計也偉夫子之高節兮曰何有於此歟吾名之弗好兮矧惟利而顧懷頋峻茂以致用兮飭學宫與杠梁貧者以為室兮死者以為藏專惟衆而不私兮吾之所豫也詒吾後以壹志兮固不改此度也嗟夫子之孔仁兮配往哲為庶幾歲忽忽其易更兮眷夫子其何之衆憑心以鬱陶兮激往日之悠思徘徊山下欲去而未忍兮悵離愍其疇依相枝葉之層敷兮惟渥洽之所

在頫結之以為佩兮服吾身而不可離熈愁約為舒泰兮惟夫子之故也思亹亹而莫之違兮顧封植此樹也嗟人之生也服仁義而不偏相周以為安兮在夫人為固然何時俗之貪昧兮偭聖賢之遺則顧顛沛而莫之救兮申敚攘以為得覽夫人之齷齪兮誠有慨於予心相嘉植之蕃育兮超獨於此而沉吟孰鄙薄而能亨兮孰廉厚而不昌貽孫子以顯隆兮信天道之有常雨露之所濡兮日夜之所息木欣欣其長茂兮澤洋洋其焉

極薦瓊枝與玉英兮耿予懷其未申披繪圖以泛覽兮聊抒意於斯文

雪中散牧圖賦應制

繄乾坤之育物實五緯之降精紛牛羊之異類均委命而賦形彼蠢蠢其何知豈智力之足營惟順時以惠養庶飲齕而全生爾乃歲律窮時序更北風厲玄雲興綿萬里其晻曖同一氣之嚴凝俄淅瀝而霰集委珠斗之先零已而密雪飛繁霙墜瑞葉布瓊花綴粲六出以呈

巧彌九霄而表瑞增鳳閣之精明烱龍樓之妍麗於斯時也羣山失容百谷改觀猿烏噤聲草木凍斷嗟柔毛與大武一圈局而拘絆幸晨光之熹微得從容以舒散於是離閑牢出閭閈入淩兢涉皓皏肆羣行而倡逐碎連璐與叢瓘依長林之蕭蕭度平川之漫漫原物性之能遂非得主其疇依荷軫愛之不忘斯縱適而靡違蹲蓑笠之在背澹容與而自怡雖掩口而冐寒終有慈而無慼是以性情協諧小大和輯其角濈濈其耳濕濕既

安閒而自得故肥腯而博碩是知物之蕃盛信有賴於人力今聖天子受明命總乾綱義聲赫奕仁恩汪洋得萬國之懽心揚列聖之耿光使林林之生息皆欣欣而樂康然猶勞睿恩及田野命縑素俾繪畫將以置左右適清暇眷民物之同情普施澤於天下伊昔帝舜之命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慮億兆之寒飢恐撫循之未至由是九功叙百志遂庶績咸熙是謂極治兹聖德之統御欲追配於有虞既擇賢以牧民復省役以

寛租當凛冽之暮景穆遐覩而遠圖意使窮閻之單陋巷之徒盡飽暖而安逸無凍餒而愁吁果民安兮物阜登治效於華胥然後告成功於天地豈樂此耳目之娱而已哉

頌

瑞應麒麟頌有序

恭惟皇帝陛下備聖神文武之德受天明命統御萬方無間遠邇熙然泰和天心昭貺靈應迭至乃永樂十三

年九月八日麻林國王復以麒麟来獻數萬里至於闕
下臣謹按瑞應記曰麒麟仁獸也必中國有聖人則出
皇上仁育宇内諸福之物所以昭德效祥者不可殫紀
而麒麟則兩見於期歲之間天之所以彰應於皇上者
豈偶然哉羣臣百工稽首稱賀皇上謙敬自持讓而弗
有惟太祖高皇帝創業艱難兢兢業業日慎一日益思
所以祗順天心安養黎庶又舉前代之君矜恃祥應不
能正身修德自致敗亂者以為鑒戒玉音宣布昭如日

月在廷之臣祗服賛誦皇上敬天勤民不矜不伐雖堯舜禹湯文武不能過也臣聞天道無息聖人之德亦至誠無息故足以參天地育萬物皇上之徳至矣而猶敬慎如此是即天地之徳天地之心也明明上帝所以眷佑於皇上者蓋愈隆愈盛矣國家有萬萬年太平之慶羣臣兆民亦永有頼焉臣忝職文字覩兹盛美歡戴之情倍萬常品謹撰頌詩一首上進頌曰

赫赫明明上帝之命命于天子萬邦是理維此萬邦靡

不来王無有遠邇維皇之治皇有大德肫肫其仁恵養
下民以對上天下民有言曰我父母育我童幼曁于黄
耉我寒我飢衣之食之嗟我民庶樂此熈熈上帝鑒觀
皇徳之厚爰發其祥顯天之佑其祥伊何是生麒麟昭
昭維靈式安且馴凡物有生弗践弗履既合於仁亦協
於義有隆其聲黄鍾大吕麒麟在原民歌且舞天開日
月来獻于京鼓舞懽呼麒麟在廷羣臣上言嘉祥来格
維物之祥實昭皇徳皇帝曰嘻維命靡常維敬厥祥天

是用昌昔我太祖靈承于旅既艱既勤闢此土宇傳祚
在予予敬用承維祥之來豈敢或矜在昔之君有土有
人情祥弗敬用墜厥命凡爾百僚維德是輔以事上帝
紹我太祖臣拜稽首大哉皇仁如天之行如日之升臣
拜稽首一哉皇心上帝是歆太祖是臨天命純固皇帝
在御彌億萬年永作民主敬事于天皇子皇孫萬世其
傳

瑞應白烏頌有序

臣維聖人有大德克享天心則天必發祥效禎以彰厥美古昔帝王為治諸福之物畢至於前者天所以彰之也載諸簡冊昭昭可見恭惟皇帝陛下統承大寶聖德之盛格于皇天天之降祥如嘉禾瑞麥騶虞玄兔之類蓋屢見矣然猶以為未足而白烏二復見於海陽海陽之民獻之闕下毛色純素皎如玉雪真希有之瑞物也臣嘗聞之天子孝於親敬於宗廟則白烏至陛下仰祀宗廟極其嚴恭奉養長樂極其誠敬明明上天實鑒于

此白烏之来蓋天彰陛下之徳而為國家萬萬年太平之徵宜有頌詩以垂示永久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有靈者烏生于海陽厥生伊何維天降祥竒質匪玄皎然純白少皥之精實皎其色何以比之冰玉其凝又如雪霜流彩含英皓鶴奪鮮白鷴失素夫豈偶然上天眷顧邈彼嶺南来獻于京天高日晶祥光滿廷金門洞開六龍在御百僚懽呼曰此竒遇維聖天子聖徳如天長樂是愉宗廟用虔祖考在天来格来享以天下養莫不

怡懌維皇大德克享天心白烏之来天命是臨天命是臨太平悠久皇圖萬年天子萬壽臣拜稽首獻此頌言薦之清廟萬世其傳

芝頌有序

禮部尚書毘陵胡公於廨署之南作小軒以為思政之所凡公之佐天子舉禮樂以施政教則必思其宜於此而後行之天下公忠信明達君子也其精神感而和氣應之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宣德八年九月軒之中甃甓

隱起發而視之有芝生焉其色純白如刻玉如截肪輪
囷敷暢鮮潤華好公卿大夫来觀皆以為瑞而賛詠之
夫芝之瑞始於漢重於唐至宋而極盛盖謂和氣薫蒸
之所成非人力能為也然彼宫殿門廡之所産者國之
瑞也生於士大夫家倚廬齋閤之中者家之瑞也今皆
不然惟於公思政之所見之盖公盡心於其職故天以
是彰厥美則茲瑞為公精誠之應無疑也然竊思之公
之所任大矣其應亦有大者焉此特其兆也禮曰樂者

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又曰禮樂極乎天蟠乎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此豈細務哉今上有聖明之君而下得公之賢以為臣厚禮樂之本達禮樂之用及其至也天地安其位日月著其明四時寒暑順其序明而為人幽而為鬼神流而為川峙而為山精而為百穀粗而為草木鳥獸一皆遂其性無毫髮爽焉至和之氣充周于六合之間則甘露醴泉器車馬圖龜龍麟鳳諸福之物靡不畢至而國之大瑞備矣故曰此特其兆也有其兆

而賛詠之思逮續其大者云耳蒸民之詩尹吉甫送仲山甫也而序者以為美宣王蓋能任賢使修其職宣王之美見矣今公之有此皆上委任之所致則諸公之賛詠雖以美公而亦以美朝廷也作芝頌

春官名卿禮樂宗茲誰任者毘陵公美哉新署鬱穹崇華軒結搆居南東聖明在上眷遇隆懐清履直持敬恭孜孜夙夜亮天工施諸政教宻厥衷精神孚暢靡不通靈芝煌煌産其中至和絪緼之所鍾殊姿密理鮮且重

刻脂鏤玉紛璁瓏叅成樊桃差可從瑶英紫脫徒芃芃
嘉生本自造化功滋殖豈與凡卉同知公秉德久愈充
輔翼帝道宣皇風上追夔夷躡高蹤體信達順更豐融
四靈畢至百福隆君明臣良格昊穹頌歌繼作聲渢渢
鴻名赫奕垂無窮

表

賀壽星表

伏以聖主臨北京大德普沾於率土壽星現南極嘉祥

式應於昌時遠邇具瞻臣民交慶恭惟皇帝陛下剛健
中正文武聖神同日月之明凡物畢歸於臨照如天地
之大有生悉賴於甄陶純然羲黃堯舜之仁允矣雍熙
泰和之治故靈物屢臻於顯應而上帝猶切於眷懷星
象垂禎纍珠躔而在丙天心悅鑒昭寶命以常新榮光
朗耀於九霄瑞彩增華於萬象赤黃而大煥玉燭以流
輝明潤有融烱金精而洞映當恭己正南之位彰聖躬
在上之祥萬年福壽之隆長萬世基圖之鞏固賢才効

用仰鳶飛魚躍之天者庶樂康囿春育海涵之内太平悠久宗社奠安臣等叨沐恩榮恭逢工瑞瞻龍顔而俯地同殫葵藿之誠頌聖壽以齊天長作神人之主敬伸三祝永肩一心

賀麒麟表

伏以聖人在位開一統太平之基大德奉天致諸福禎祥之獻煥榮光於海嶽溢喜氣於臣工欽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光被八紘如日月之臨照仁加庶

類同天地之生成禮備樂和家給人足治道超越於隆
古天心悦鑒於當今故於北京宫殿之興已有上瑞頻
繁之應式表萬年之景運爰昭百世之宏圖然至和尤
積於兩間故靈物又呈於九譯麒麟仁厚超百獸而首
四靈天驥健行能一日而致千里昭然麕身馬蹄之異
美哉龍文虎脊之良黒質白章挺嘉生之福禄雄姿勁
氣偉間出之狻猊重以駝鷄兼致文豹遠踰鯨海見蕃
國之歸心迥立龍墀藹卿雲之垂彩凡此嘉祥之畢集

實由仁化之弘孚衍宗社鴻慶於無窮錫仁庶湛恩而有永臣等恭瞻盛事深切懽心敬俯地而三呼莫盡贊揚之悃祝齊天之萬壽同殫葵藿之誠

進實録表

臣聞自昔帝王有大德以及於萬民則必有信史以傳於千古是故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漢唐而下皆有成書欽惟宣宗尊謚章皇帝剛健中正廣大高明纘祖宗之鴻圖隆慈聖之至養修六府而備

三事親九族以和萬邦好生之德允洽於民心存物之
仁實協乎天道有戡暴除亂之武有經天緯地之文聲
教宣昭禮樂明備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山川鬼神莫不
底寧大畧雄才豐功偉烈輝映前代儀範後来奄龍御
之上升切臣民之哀慕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
聖神尊祖敬宗繼志述事上念先皇之德業必著簡冊
以流傳爰勅儒臣纂修實録啓蘭臺之所載紬金匱之
所藏徵諸官府之文書參以耳目之聞見大經大法備

究於精微善政善教致詳於本末言足為訓雖簡必書事之可師雖繁必録造化生成之妙固莫罄於名言日月照臨之明亦豈容於繪畫至若臣下之附載勉盡是非之至公恭成宣宗章皇帝實録一百十五卷寶訓十二卷及目録凡例合一百二十九冊謹繕寫上進臣等愧膚淺之無庸屬編摩之甫就傳于來世丕昭道德之光率是嘉猷茂衍太平之慶

賀新殿成表

伏以北京建極開萬方會同之都南面嚮明受一統華夷之貢宜規模之弘遠聳遐邇之觀瞻率土騰歡普天稱慶恭惟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睿智聰明丕承列聖熙景運於太平茂育羣生暢淳風之清穆惟尊祖敬宗之大在繼志述事之能顧朝廷當備於崇嚴而宫殿必資於營搆祗循舊典式闡鴻猷兆姓子来咸自樂以効其用庶邦星拱皆不勞而觀厥成巍巍麗紫微之高翼翼表宸居之壯續靈臺之賛詠誠儷美於周文紹總章之

達聰實比隆於虞舜仁恩溥博德化宣昭廣宅中圖治之模恢保大定功之備本支繁衍宗社奠安臣等欣遇盛時恭陳善頌仰皇明於八表如日之升祝聖壽於萬年與天同久

詩

瑞應甘露詩 有序

臣聞聖人之德配天地則天地之心欣合無間故必凝英萃和以昭其盛若黃帝之甘露虞舜之卿雲是也恭

惟皇帝陛下以至誠之徳統承太祖髙皇帝基緒繼述之孝不忘乎心遵用舊章未嘗改作徳化所及罔不愛戴故自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無有遠邇熈然泰和動植之物亦各生遂而太祖髙皇帝之盛徳大業愈益光明是以天發其祥地闡其珍景星慶雲醴泉甘露嘉禾瑞麥麒麟騶虞諸福之物駢臻沓至此臣等之所親見天下之所共知也而聖心惓惓益勤不懈乃永樂十七年十一月　缺　日甘露復降於孝陵凡四日松柏

之上凝為玉脂融為瓊液粲若垂珠聯若編貝臣民聚
觀鼓舞懽抃咸以為甘露之降不于其他而于孝陵者
蓋聖孝所致也於是皇太子命掓取馳獻于北京皇上
祇薦宗廟頒賜百官芳香之氣旁達左右甘美之味莫
可擬倫誠天地之精英聖明之上瑞所以彰皇上之大
德為天地之所悅鑒景命之隆長太平之悠久歷千萬
世而益盛也昔虞舜有卿雲之祥百工相和而歌之萬
世之下因是想見帝舜之德使人起敬起慕今聖德之

大寶同天地甘露之瑞不減慶雲是宜有紀也臣愚不自揆輒形之聲詩以繼虞廷之歌垂之萬世使知聖德格天之盛巍巍然煥然如此臣等誠懽誠忭稽首拜手謹言甘露昭聖孝也

有瑞甘露其集瀼瀼被于長松孝陵之岡如珠之英如瓊之漿於粲其光承彼朝陽有瑞甘露其融湜湜亦被于栢孝陵之側如肪斯白如玉斯潔其馨有烈敷暢旁達維彼露兮天乳之滋維此受兮上帝之貽皇有大德

神人具依集此大瑞福禄攸宜皇德之大實配于天永言孝思太祖是憲懿彼舊章于嗣于宣夙夜敬恭穆穆乾乾維太祖肇邦皇以廣之維太祖受命皇以康之顯顯大猷萬方仰之巍巍成功無以尚之上帝太祖樂此德馨屢開厥祥甘露斯零甘露斯零維帝命是膺維太祖是承皇祚以攸寧乃取乃獻皇太子之恭乃賜乃頒以洽于臣工匪飴匪酮既甘既融靈液攸降物莫與同臣拜稽首天子萬年以臨下民以對上天維禎維祥繼

繼綿綿聖子神孫萬世之傳

後樂堂詩有序

古之君子得志則澤加於民不以位為已樂也盖天之生斯民也寒者欲衣飢者欲食勞苦者欲得其安抑鬱者欲得其平不有以任之則民惡能遂哉於是有大賢生乎其間而君人者因得與之共天位治天民而民之欲遂矣夫大賢者固與斯民同類也天特賦之以出類之資俾人君用之以治夫同類之民推是心也則民之

戚憂其有不關於己者乎是故居其位則與斯民同其憂民皆樂也然後與之同其樂非己之樂也蓋樂民之樂焉耳夫如是則不違夫天而亦不負乎君矣然則有視民之戚憂若不與於己而肆然自樂乎其位者不謂之違天負君其可乎伊尹相湯以王天下視天下之人有一不得其所其心愧耻若撻于市尹之於民如此曷嘗以位為樂哉必天下之人舉無失所然後其心樂焉不然則終不樂也不違乎天不負乎君非居位之賢之

所當法歟宋范文正公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誠能先其憂而憂以圖之則民將無所憂民無所憂而樂矣然後已亦樂其樂蓋樂民之樂也今户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萊黄公祗事列聖五十年許國之心老而彌篤其志蓋與文正同取其語名堂曰後樂之堂當天下太平兆民樂業而聖仁在上尤惓惓以安民為心公之所謂後樂者蓋欲體上之仁而措之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大享其樂而後已亦樂焉此其

志無愧於文正無愧於伊尹而亦不違乎天不負乎君矣直備員少列得從公之後嘉公之志而樂爲公賦之公之德業在朝廷而尤著於南鄙盖表然在人耳目當自有史書之此不著詩曰

惟天生民有欲在衷欲而不遂其心忡忡乃生大賢實與同類受任乎君寒衣飢食勞者使安鬱者使舒熙然其間其樂于于民既樂矣已亦克樂於君不違於天亦若昔有伊尹篤志于民一夫不獲愧集其身迨宋文正

惟尹之似先憂後樂不忝其位後累百年天復生公克
秉忠誠一其初終祗事三聖曁今天子兆民既安無間
遠邇惟皇聖仁視民如傷恵綏撫摩其澤汪洋公曰地
官實惟臣職以安以養臣敢不飭夙夜敬恭以暢皇仁
敷而達之其心肫肫富貴崇高公則兼有公不自樂惟
民是阜民生孔阜悉恬以嬉惟公之心庶亦用怡嗟嗟
上天生此兆庶惟君主之惟賢是輔樂先乎民而後其
躬惟天惟君福祿来降公之德業有偉其傑國則有史

兹匪克列公志所存既篤既淳黄髪番番爲國元臣我作此詩亦非用說尚究厥成以媲往哲

引

賜遊西苑詩引

西苑之遊上賜也同遊者凡十五人賦者七人而已所以頌上之德而鳴國家之盛也其初皆有序然大意皆同而莫詳於少傅西昌楊公之作故特録之而畧其餘夫君子之仕莫難於逢時尤莫難於得君諸公備文武

之才而當太平盛際明良相得治具畢張蒙恩禮之厚
錫燕遊之樂宜也臣直何人亦忝與焉信所謂非常之
幸矣臣嘗讀周詩而考其盛衰之故蓋在乎上下之交
與否也是故君以鹿鳴諸詩燕其臣臣受賜者則歌天
保以答其君豈徒然燕樂云乎哉蓋期望頌禱之意寓
焉上下之情通而政教成此武王之所以盛也及其後
也至於盡瘁以仕寧莫我有下之情不能通乎上上之
澤不能及乎下上下不交則安得不衰且亂邪今聖仁

逮下如此不異於周之盛世而諸公之報上者將日進月盛顧臣之愚誠不免於伐檀之譏然豈敢忘大賜哉詩曰

天子萬壽此臣之拜稽而祝也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臣尤當勉焉庶幾少報萬一云耳公事之暇盡録諸詩而謹藏之非為誇也所以示不忘也且為之引以發其意使覽者得詳焉詩之進獻則遊之明日録以成卷乃明年之五月五日也

陳氏孝思圖引

陳氏世以儒為業其學優而仕者前後相望表然衣冠之族也洪武中仲述先生為名御史自言少時嘗見先世遺像皆朝衣朝冠兵亂失之乃命弟仲亨求善畫者以高曾祖考繪為圖歲時行禮得瞻仰而興慕焉因名曰孝思圖二先生之心豈徒以著前人之美哉亦將以勉後繼也自古受姓命氏皆有爵者之子孫祖宗之德非不盛矣而其後浸微者蓋由不接於見聞而不知所

以繼也欒郤胥原皆晉卿之家其先之功烈固已赫然顯矣然當晉之猶競也而其子孫以降在皂隷豈非忘其先人之善而輕用其身是以至於此也乎夫爵之在人者固可貴要必以得於天者為之本修其得於天者然後能有得於人陳氏在元以前多顯者世久而益盛自兹圖視之又已四代矣數十年来御史公之子仲亨先生之子若孫州判公之曽孫相繼而仕者又六七人其所事者詩書而已詩書者世業也世業不廢則世德

不墜而世祿有已哉陳氏子孫觀是圖者油然興其孝敬之心而益思所以繼使後之繪者累累至十百而未已焉豈惟陳氏之美觀哉亦鄉邑之榮也直陳氏之彌甥也相愛之至而相期之遠故題其說以致意云

東里先生翰墨卷引

楊氏與予王氏世有連不特斯文之契也予竊祿翰林從先生者三十七年蒙教益多矣予之事先生負恃親愛於凡所當言者盡言不諱則有之非理而辞語則奚

敢後予去翰林或謂出先生意盖言語以為階豈旁觀側聽者固能知其情邪而予實不自知也今以先生平日所與書翰装潢成卷其出院後凡所委令皆有手簡亦以類相從觀者於此可以知其愛厚之意往事之然否不足計也惟賀皇上御新殿冊中宫二表皆有手簡命予屬草藁今檢尋未獲俟他日得之續附焉

題跋

題雪崖金先生墓文後

君子之於道貴乎有諸已而已有諸已而以及於人此其所樂也予觀雪崖金先生其所謂有諸已者歟先生學聖賢之道守之固而行之篤其於文章必據於理與人交必盡其誠善惡好惡如黑白東西無所苟至於為義尤奮然勇決有無難易不顧也盖其平生以古人自期殆信然也哉其為臨江府學訓導也樂以聖賢之學為諸生講說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未嘗一日去於口忘於心嘗曰人之有文藻者不足貴惟行不愧於古人乃

可貴其為言如此則其所存所教者可徵矣惜乎先生未及髙壽而沒其所教者不能遠也雖然先行而後文者聖門教人之法而先生所依以為教者也先文後行且不可況徒以文詞為事者乎又況文詞之不務者乎於此而深歎夫學者之能如先生少也又因以悲夫願學者之不幸也先生沒後二十四年其令子幼孜為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以其家學受知聖天子推恩贈先生為右春坊右諭德古所謂位不稱德者必有

後福先生之謂也翰林學士胡公為其墓文以昭寵榮表懿行予讀之竊仰慕焉然而不可見也故題其後以致予私云

題顏氏三節婦傳後

右顏氏三節婦傳翰林檢討張先生伯穎撰載節婦死事甚詳嗚呼誠可謂偉烈者矣予於此而有感也古之王者其德積於身充於家而達於邦國故當時被其化者雖婦人女子皆明義守節卓然有不可奪之志觀於

詩之二南可見矣後世風俗之厚薄亦視其教化之淺深非可以茍焉者也夫婦之義天地造端茍禮法不修則彝倫攸斁工之所施下之所效其平居逸處不知有別者多矣況於喪亂之際乎或當時士大夫家詩書傳習之久確然不為所易然亦鮮矣有如顔氏三節婦者豈不誠可尚哉嗚呼天下之人固有道之以正而不從者矣況可以淫僻道之哉此予所以有感也善化教諭敬守節婦蕭之子也示予以此傳故題予之所感者如

此以深見節婦之賢也

題文信國公墨蹟後

右信國文公墨蹟二紙其族孫紹節所藏也當公至汀時閩地多陷宋運已去公死國之心已定矣故其與制使書有與老母相見即從先帝游之語及縶燕獄可謂窮矣而從容以文章自娛畧無慘怛悔懼之意故其詩有黃土一丘隨處是故鄉歸骨任蹉跎之句誠所謂處困而亨致命遂志之君子也而郡人王禺翁乃為文生

祭之惟恐其不死禺翁盖欲成人之美惜其不見此也使得見此則其文不作矣而惑者謂公之死節乃禺翁成之是豈為知公者哉因觀此表而書焉以解愚者之惑

恭題少師蹇公所藏仁宗皇帝御製詩後

永樂之初仁宗皇帝在東宮令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兼詹事府詹事職輔導公宏才碩德夙夜盡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用及太宗皇帝幸北京仁宗皇帝監國當時受

寄而託重者非一人公實為之首聖德之進修善政之

逮下匡弼賛助之功為多古所謂鹽梅麯蘖舟楫霖雨

之喻不是過矣及先尚書卒公以憂去詔不許俾奔喪

而即来誠以公不可一日去左右也是詩蓋仁宗皇帝

贈行之作言詞温厚恩意篤至君臣上下一心一德於

斯可見豈特奎畫之精妙而已哉今禺湖之駕遠矣而

詩獨存仰而望之天容日華焕然在目所以寄千載之

哀思而啓其報德之心於無窮寧不在兹乎是蓋公惓

惓之意也為公之子孫其尚敬念之哉

題楊少傅陳情副本後

初太宗皇帝廵幸北京仁宗皇帝為皇太子監國慎簡忠賢以職輔𦤎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楊士奇時為左春坊左諭徳兼翰林侍講其一也臣士奇秉心誠篤操行淳正其孜孜𢬵者為上為徳為下為民未嘗有毫髮私二聖深加眷倚其所陳情盖以親故而為是不得已之舉仁宗皇帝憫焉親灑宸翰免京為

民併永昌戍役皆免之永昌戍役非臣士奇所敢言盖
上之特恩此所謂天地之大曲成萬物者也京既得守
墳墓安於田里而完其骨肉恩之惓惓不敢忘今年来
省士奇於北京求録當時陳情副本及仁宗皇帝御批
將子孫寶之以寄其遐思既而以示臣直俾識一言臣
觀自古君臣相得如仁宗皇帝於臣士奇所謂千載之
遇也然所以得者誠篤淳正而已皆學以致之臣士奇
以此事上而報知遇之厚故京得以蒙其休由是而思

則京之子孫將欲圖報於上其惟勉於學哉凡今隷戎伍者必與其子孫相為無窮京之子孫既蒙無窮之休其所以為報者尚亦勉繼於無窮可也臣直之先臣嘗仕于朝以徼譴謫舒州其後起謫籍為郡守而終仁宗皇帝即位詔有司凡若此者皆除其籍臣之蒙幸蓋與京同臣既以勉京之子孫而亦以自勉者勉臣子若孫使皆敬念之勿忘也

題赤壁圖後

東坡先生謫黄州以李定輩之譖也赤壁二賦其用意邃矣當曹操欲東下時視吳已若無有而卒僨於赤壁今江山猶在而操已影滅跡絶然則英雄如操者果何足道況李定輩邪先生雖為所困然胸次悠然無適而非樂其缺直節自足以照映千古不特文章之美也而定輩皆已潰敗臭腐而無餘矣先生嘗憤操害孔北海謂北海如龍而操如鬼予於定輩亦云

題惟孝先生所刻跋祚篇後

右武王踐祚篇黄太史書吾邑彭惟孝先生刻置求志堂中經亂石廢摹本亦不可得三百年来先生諸孫監察御史百鍊始得此本而寶之昔蘇文忠公嘗謂典謨訓誥以後惟有此書而歎莫有傳者由是太史書之而先生刻焉先生豈偶然哉孔子曰君子修己以敬以至於安人安百姓皆敬之效也丹書之戒豈特可以告武王而已凡士君子皆當勉焉器物有銘其用心也密矣以武王之聖尚如此此則其下可知嗚呼予於此有以見

先生所求之志矣而先生終不遇也惜哉

題少傅楊公贈善學兄五言詩後

善學先生直之從兄也舉賢良得髙要縣丞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公作五言詩一首以贈行先生既裝潢成軸而俾直識一言盖楊王二氏有婚姻之好不特斯文之誼觀詩所叙已三世矣自公而上不論也故其情意藹然見於言辭之表其篇末所謂安嫠惸保忠貞則公所望於先生者夫朝廷之命有司以安民

而已嫠惸民之至窮仕者所易忽也故君子為政必先於此世之為有司而能知此者鮮矣質之强者往往急於欲視民如狼將羊於其安否不計也弱者則望塵而拜伏順風而奔趨惟有勢者之從而撓守民苟不盡如其志則笞箠隨之其身且不能保何能為民計哉惟學道之君子忠以治國正以持己乃能酌其本末而施其所宜然亦難矣令公以此期望於先生此公之盛心而先生之所宜務也祖宗以来讀書而仕自侍從以至於

府州縣無不有也其持己之正體國之忠皆家教所素
聞者惟先生加意焉則不負於國家不忝於祖宗不辱
於公之贈言而直有榮耀矣故書此於下方云

恭題梁氏所藏仁宗皇帝賜詩後

右重陽冬至日二詩賜翰林侍讀梁潛者皆仁宗皇帝
御製永樂十五年太宗皇帝復廵幸北京仁宗皇帝在
東宮監國令少傅兵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臣楊士
奇時為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臣潛亦兼右春坊

贊善皆留輔導仁宗皇帝緝熙聖學道德日新而又篤意文事臣潛忠亮清謹學問該博而文詞雅正其言多契於上心上深重焉二詩蓋是年所賜者皆上所自書觀詩之所謂則知潛之所以受賜者非苟然也其後臣潛坐累赴北京以卒而諸子不在側於是二詩皆失之雲漢之章奎壁之文必有所麗終不淪晦然梁氏之子孫與凡知梁氏者皆深惜焉今年臣潛之子𣶒會試來北京記憶聖製求吏部郎中程雲南繕寫成卷俾直識

一言臣聞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百世之下不必親見其書凡經之所予者莫不以為榮今宸翰雖逸而睿詞具在所以寵榮梁氏而賁飾之者豈有窮哉梁氏之子孫尚永保之

題衛生易簡方後

醫者仁道也蓋始於神農黄帝其後扁鵲華佗之流皆神於其術然世之君子欲博施濟衆者未嘗不用心焉故以伊尹之聖而論湯液陸宣公許學士皆著方書以

傳若此者非一也其仁之及於人可以數計哉天地之生人仁也然不能使之全其生故聖賢為醫學以濟天死所以成天地之仁而為人司命也此其心蓋與天地流通矣而可以為藝小之邪禮部尚書毘陵胡公初使於四方公事之暇輯諸醫方之有驗者凡十二卷名之曰衛生易簡方既表獻於太宗皇帝將復鋟梓以惠天下公之心蓋伊尹陸宣公許學士之心也昔之君子有自明其志者曰達則為良相不達則為良醫二者皆得

以施其博濟之仁今公有是書傳於人人之受惠多矣而又佐天子任禮樂之事推以節民心和民聲充而至於贊天地育萬物然後為功之成此仁者之所能而達者之所為也豈特醫乎哉故因觀是書而識於後云

題汪景房沈籍事後

予讀元翰林修撰張子長所書汪君景房事又識景房之裔孫秉心而信仁人之澤之遠也盖仁者天之道也君子以仁存心斯無愧於天則天之佑之有窮哉當錢

民納土時為其臣者孰無去就利害之思得早入朝以自訖辛矣況奉圖籍納土之臣其階於榮顯可必也景房獨存愛人之心不忍其復困於重賦遂去其籍寧自棄於貧賤而使十二州之人得輕税之利其心之仁如此豈非天之所佑哉宜子孫之久而盛也古者十一而税軍國之用量入為出而上下皆足後世費用無經故往往加税加税而又不足則暴征横斂以繼之民困無聊於是卒亂以亡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果能節用

而愛人則豈有亂與亡哉錢氏賦重民困有亡之道雖不納土勢亦不長其自歸於宋也乃天哀其人不使重困於兵革而錢氏因以成歸德之名蓋幸也浙之輕稅雖成於王方贄然使其故籍尚存方贄亦莫如之何自是以來民享其樂利百三四十年高宗立國於此民心戴之又百五十年而後亡蓋由祖宗德澤在人而此乃其大者也推本而論之景房之功豈細哉子孫之久而盛蓋宜也於戲後之仕者有欲為宇文融皇甫鎛之徒

其尚監於兹哉

題方御史所藏顔魯公坐右帖真蹟

禮國之大防也國家不振則禮必先壞然下陵上替而至於大亂唐室當亂之後而猶僭踰如此魯公之書所以扶世道也豈為區區坐次哉况其書法謹嚴固當百世寶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集卷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何銓

抑菴文集卷十三

明　王直　撰

題跋

題劉先生子高所書冠朝郭氏世録後

右劉先生子高為冠朝郭存敬氏書其家録一卷載世系誥詞諸作且為正其誤而補其缺於今殆五十年郭氏之先固偉矣其子孫亦多克樹立然非先生文字表彰之則亦無以自别於衆人故今郭氏裒然增重於鄉

邑者以此足徵也昔宋王荆公為高陽許氏世譜其文傳於天下天下之人至今知有許氏者以荆公之文也宋之名臣行業如許氏者多矣然而亦多不傳者豈非不足於此歟郭氏子孫其世寶之卷中有直先祖竹亭先生跋語一篇而先考瓊州公實書之盋子高先生未録之前繫於初本之後者而今移於此又知直先世嘗與郭氏有連惜直之生也後不及究明因覽是卷為之慨然遂書于左方期相勉於遠大云

題建昌趙氏官誥後

昔宋初有天下其所與共治者皆取諸疏遠之賢至於神宗始出宗室之英而用之增置教養選舉之法於是文武之器彬彬焉出矣其有不由是者率皆爵之而無土官之而無職亦所以貴之也親親之道於此可見歷元至今其宗法既廢而子孫之寓於四方者猶有藏其先世告身足以考知其所出嗚呼盛哉此勅乃崇禧所受於今浙江按察僉事禮為七世祖禮登永樂十年進

士第即為此官曄然有才名夫庶姓之貴者子孫尚思所以承藉而光顯之况王者之子孫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禮其勉之因觀此勅故題其後使藏焉百世之下文獻之足徵者將不在於此乎

題廖氏勅命後

予幼時聞廖氏有自强伯先二先生皆以文學見重於時然伯先先生已捐館久矣自强先生為縣學教諭老于家而予幼不能侍左右以聽教然未幾亦棄世此勅

乃伯先先生所受國初官制大抵依前代之舊故所稱如此後乃去國史院而以編修為正七品隷翰林院則謂之史官而先生不及見矣此勅在廖氏今五十五年而其子孫寶藏如新後世文獻之徵將不在茲乎先生從曾孫長沙縣令子謨教諭先生之曾孫也持此示予故題其後使藏之

題大理丞楊復所藏趙松雪畫像後

予嘗聞諸公長者言趙松雪氷清玉潤有超然拔俗之

姿心甚慕之及觀其詞氣之渾厚字畫之清潤固已彷彿得之然終以不及見為恨今觀此像神采偉然非詩所謂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之君子與然究公平生大節有過人者如議獄事謹灾變已苛政抉奸邪可以見之矣此豈小丈夫所能哉觀公者勿徒視乎其外也

題曾如璋冠禮卷後

右曾如璋冠禮字辭諸作共一卷皆前元諸名公所作

時如璋尊府巽堂先生應奉翰林文字有名譽於時故所行所得如此經歷世變此卷遂流落吉水王氏如璋從孫子啓為詹事府少詹事聞之託春坊庶子周崇述為購求及王至京師而子啓君已捐館適如璋之孫子頴謁選在吏部弗之顧予輩未嘗不興歎也今子啓君之子積復捐重貲求得之使百餘年故物一旦復舊積可謂善繼其志矣夫所謂故家大族者以文獻足徵故也曾氏之子孫其永寶之雖然冠辭之所祝皆人道之

大君子所當務者非為一人之私言也積既冠矣當服膺以繼世德然後為曾氏之賢子孫豈特寶其文字之傳為美哉予與子啟君為同官故積求言於予乃題其後而歸之

題李恪所藏淳化帖第一卷後

昔米元章嘗謂此卷漢章晉元晉武齊高梁武梁高簡文七帖並一手偽書晉武當是孝武梁高當是齊高而黄長睿亦云千文非章帝書然亦前代人作集千字中

語耳若晉武是受魏禪者非孝武梁高帖尾云蕭衍疏正是梁高祖書目誤以為高帝其他辨别猶多二公皆以書名天下其精鑒高識必有依據偶觀此帖遂題于後使知前人用心如此非苟為耳

題梁先生詩後

右七言近體詩一章前翰林侍讀兼右春坊右賛善西昌梁先生用之所賦以呈内閣三先生者胡公吉水人名廣字光大楊公建安人名榮字勉仁金公新淦人名

善字幼孜皆太宗皇帝所親任其文章德行天下所推
仰而與梁公最相好梁公清修玉立文字奇古而每出
新意時輩爭傳誦之三先生居宥密之地在東角門内
故謂之内閣常人所不能到其外為文淵閣梁先生輩
處之雖地位相懸而四公情好之密文字之娱則無間
也當時唱和蓋不止於此此詩令為刑科給事中廖莊
安止所藏安止與胡公同邑故愛慕不忍置詩末言太
液廣寒蓋廣寒殿乃前元所建在太液池上萬歲山頂

當時極為華麗太宗皇帝在潛邸時去其甚者而存之以為殷鑒未嘗增飾恭儉之德比隆堯舜其初幸北京三先生實從嘗特奉詔縱覽焉胡公有五言近體詩十首諸公皆屬和梁公此詩猶有羨慕之意安止若又得之以續於此使觀者得以考見其事豈不美哉梁公與胡金二公相繼即世計賦詩已二十年矣俯仰今昔為之慨然

恭題少師楊公所藏宸翰後

宸翰一紙少師廬陵楊公之所題識而寶藏者也太宗文皇帝聰明聖神循天理之正盡人道之宜誠非常情所可及而公之意乃有默契焉君明臣良志同道合於此可見矣禮者人之大防也所以别尊卑辨上下本於天地之義而始於起居出入先後疾徐之間君過於遜則下替臣過於抗則上陵惟適中之為貴是故親王雖尊行一家之私也皇太子於宗屬雖卑然天子之副天下之所共尊公也處之固當有道哉春秋首止之會伯

父叔父咸在而皆不敢與世子抗所以明天下之常尊而分義定也孝陵之拜文皇帝之睿斷酌天理人事而制其中可以為後世法也堯舜之道中而已文皇帝之道堯舜之道也而公默契焉者蓋道之具於心初無或異惟存而不失是以出而有合也拜觀之餘謹書其說于後

題東坡先生墨蹟後

東坡先生以宋元豐三年謫黃州李定舒亶輩害之也

初先生知湖州時以事有不便民者不敢直言因作詩以諷與或有益於國定等摘其語奏之以為怨謗下獄鍛鍊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謂帝曰昔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二相今聞以詩繫獄豈仇人中傷之乎宜熟察之而吴充王安禮亦極力營救乃貶黄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是詩乃天慶觀賞牡丹而作先生忠誠篤至憂國愛民而不虞小人之害故至於此然其胸次高明洞達不

以禍福嬰心故無往而不自得觀於詩可見矣今數百年其片詞隻字流落人間者人得而玩之想其高風逸韻有不可及之嘆其視定輩真如蛆虫糞穢唾罵之不已然則為小人者亦可以鑒矣此詩文選員外郎曹子宜所藏而求予題其後玩閱數四為之慨然

題潘主簿墓銘後

安福主簿鄱陽潘君景岳墓銘一通前太史金華宋先生作潘君以洪武癸丑十一月廿一日卒子烜將以甲

寅十二月奉柩歸葬鄱陽先塋之次而權厝於安福之城南先生之銘既納諸壙矣其後烜以多故不克歸安福之民深德君亦不聽其去相與護視其墓唯謹烜遂家于安福以歿至是子多吉念父之志未酬而居安福已三世且七十年矣恐後世遂忘其所自乃以先生所作銘刻石寘祠堂中俾子孫知前人之德而重本源之思雖非禮之正而其志則可悲矣予嘗跡君之事而知其所以沒世不忘者葢元季大亂安福為劇盜李明所

據甲辰冬王師臨之明走匿安福擇能綏定其民者得
君以為安福州判官君愛民如子惟恐失之軍中掠民
男女數千君白主帥鄧衛公曰公將天兵以弔民伐罪
斯民天民也當釋之以慰民望公乃下令盡釋以歸君
君悉以還其親戚及明復叛合衆二萬欲攻城君急請
於大府得兵與賊戰嘉林渡賊大潰走而中山侯湯公
統兵繼至君獻策軍門請保民公悦秋毫無犯或有欲
抑民為兵者君泣告於公曰民始去亂亡未能即安若

必抑為兵當復竄匿可奈何公憐其意遂罷議自是州境始定君召輯流亡賑恤饑饉鄉邑之人始得完其室廬理其故業而遂有生之樂葢親戴君如父母君又設學校聚其俊秀以教之朔望則親詣與之講論經史而勉其成才洪武戊申改州為縣以君為縣主簿前後在官九年治效最他邑朝廷嘉其能將進用之未及而卒於乎君於其民殫心劬力拯之危難之中措之安全之地而復其詩書禮樂之舊風德之大小可知矣漢朱仲

卿嘗為桐鄉嗇夫有惠於民且死命必葬桐鄉今其墓
猶存而子孫無顯者君有德於安福非仲卿比也安福
之民篤念君不忘為護視其墳墓而敬禮其子孫則厚
於桐鄉亦可知矣今多吉之子鑑讀書取進士為刑部
主事以光顯於世而昌大其門葢君之位不稱德故天
以此報君也予讀其銘文而嘉嘆不已故為之言以告
其子孫俾善繼於無窮而凡長民者觀之則亦可以自
勵矣

題柴侍郎所藏禊帖後

禊帖世多有之獨定武刻為最勝而最難得今觀此本典刑具在而風神稍衰蓋以年久故耳然終非他本可及善觀者若九方臯相馬乃庶幾真賞也

題黃太史墨蹟後

黃文節公翰墨妙當時後之得者亦寶愛如拱璧蓋以其德耳非特書也此紙評書足見精詣其謂右軍書法唯顏魯公楊少師特臻其妙魯公之書人謂於逸少得

其筋然忠義之氣溢於翰墨真足以儀範後世少師乃
楊凝式其書多在僧壁間傳於楮素者極少時人亦愛
重之然黃長睿謂其祖述不遠會稽父子筆法似不如
是而文節稱之乃爾蓋必有所取非虛美也惜其書不
傳不得以究其妙姑識於此以俟知者

題李江州遺墨後

李江州之精忠大節百世之士也其遺物之存者人固
當寶而玩之況其詩乎此詩失所贈人名氏然觀其語

意則其人之賢與江州之心術光明正大皆可見矣錢唐朱子徵得之愛若拱璧子徵真好德之士哉予自其子禮部郎中暉所得而觀之敬慕其人故題其後如此

題段侍郎燕集圖後

永樂之初復設科取士太宗皇帝鋭意文學之士詔擇進士讀書禁中學古為文章期至於古人而後已得二十八人令工部侍郎周君忱請與其列上許之凡二十九人直亦濫厠其間夙夜祗畏以求稱上意于時近臣

有請立課程以速其成者上不許俾從容以學於是朔望稍休暇得娛意杯酒之間發於吟詩以頌聖德此圖之所寫是已其中卓然有立者比比皆是獨直頑鈍疎拙日入於無聞不能少効分寸雖聖仁如天化育萬物而不責其報然直之慙悚幾無以自容獨賴諸公當方面佐六卿功業赫然在人耳目庶用以葢其愆耳段公出此圖見示為之赧然因題其後以志愧云

題趙附馬所藏晦菴墨蹟

晦菴先生師表百世聞其風者尚起敬起慕況得觀其翰墨哉因翰墨而想其詞氣因詞氣而想其德行此好賢之至而善學之者也予於附馬趙公見之矣

題方仲謀所受勅後

右知鄆州平陰縣兼兵馬都監方仲謀勅一道宋熙寧六年十月右正言知制誥呂惠卿所行而王安國充崇文院校書亦列亟在其後予記宋史惠卿以是年三月為翰林學士時王安石當國行新法士大夫皆以為不

可惠卿獨左右之及鄭俠疏入安石不自安乃求去乞以韓絳代己惠卿佐之於是絳平章事惠卿為叅政守其法不變盖七年四月也此勅載惠卿以六年十月為右正言知制誥豈其親附安石故屢遷其官而史畧不書邪抑偶失之邪安國乃安石親弟分教西京國子秩滿入朝召對勸仁宗専以堯舜三代為法帝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對曰恨其知人不明聚斂大急意謂其用惠卿行新法以病民帝初欲進用之聞是言不悅止授

崇文校書屢言新法之獘力諫安石且目惠卿為佞人惠卿銜之未幾遷秘閣校理卒罷遣歸其鄉當新法之行山隂令陳舜俞陳留令姜潛皆以為不便沮格之舜俞被謫潛引疾去不知仲謀平隂之政竟如何惜不見其家傳仲謀世孫衛府紀善永吉寳藏此勑而以求予題予觀惠卿安國而跡其進退此易所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宋欲不亂亡可得哉故題其後使觀者有考焉

題項昂霄妻唐氏貞烈卷後

元至正壬辰之歲龍泉盜起項昂霄氏以其屬避城中賊勢銳甚謀覆城城守者先遁昂霄亦盡室登舟以行甫及新林渡賊奄至麾衆欲薄舟昂霄妻唐見事亟與夫訣曰君宜速走避我良家子義不受汙辱即躍入江其母繼之皆死獨幼子為左右所奪得存昂霄既走免得完骨肉念唐之死既久而猶悲陳公甫楊公平先生皆作文以哀之既而有議其傷勇者意謂事未可知不

死或無恙葢貪生惡死不欲成人之美故謬為此言太史公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葢謂處死之難也夫以孱然柔弱之質而遭剽悍之寇不見幾明决欲姑徐徐以圖之呼吸俄頃之間其禍有不可測者既失其身而悔焉雖即死何益哉唐項皆簪纓家其於節義素教而豫講之志操葢先定矣一旦罹患故從容就死不難也彼逡巡畏卻臾苟全其身而卒不免者視唐氏葢霄壤不侔惡得以傷勇議之邪當時陳心

吾先生反復辯論而折之於理唐氏為不亡矣卷中有予先祖竹亭公先叔祖御史公之作今六十餘年項氏之賢曰所勤者為都府經歷又持此求予言故題其後而歸之以明唐氏之賢使懦者聞之庶能有立也

題柴員外所藏石鼓文後

永樂之初予與餘姚柴君廣敬同被簡拔入翰林講學之暇因論及石鼓文廣敬為道其師趙撝謙先生得善本審定為周宣王時史籀所書無疑永樂十一年予從

太宗皇帝來北京乃得見石鼓於太學門下亟摹搨成
卷間一展玩惜其訛闕已多時廣敬去世七八年欲求
趙先生所藏卷一觀庶稍補其缺文而不可得令稽勳
員外郎柴蘭廣敬姪也忽持此卷示予閱之信為善本
而趙先生之文援引切當辯論精覈真博雅君子哉廣
敬純謹該洽不愧其師而蘭亦甚似之先生之所以教
者可知矣卷留予閣中凡兩月得從容觀覽俯仰今昔
為之慨然因題識于後而歸諸蘭俾藏之

恭題四朝所授勑符誥命後

右勑符誥命共二十四通皆洪武以來列聖所授恩德之至光榮之極宜百世寳之獨先叔祖子啓公御史僉事誥勑二通以無嗣故失之而文辛存餘皆完善如故既謹藏於家又通録其副為五卷以授五子俾各藏焉閒暇則展而玩之感朝廷之大賜而圖補報於萬一念祖考之所以致此者而思紹續於無窮庶幾忠孝兩盡而可謂之賢子孫此直之所深望也少詹事誥止一通

而不及封贈者盖有其說國朝之制五品已受封贈至三品乃許再請四品不與直為庶子學士時先考已受知府誥先妣贈恭人皆四品妻陳氏亦受五品封矣及陞少詹事四品仍兼侍讀學士在翰林預典詞命遂不敢請然當時有為郎中員外已受封贈及陞少卿而又得之者此則繫乎人也當代典故不可不知慮後有疑此者故及之

題程楚公碑後

予觀楚國程文憲公之事元有古大臣之道非世之為容悅者比也當至元中其所柄用及布列庶位者多國人與北方之傑而南士罕用公獨進言治天下者必用天下之才若有所偏主使人得以淺薄窺朝廷由是南方之賢如趙公孟頫輩稍稍蒙薦用而臺憲之職皆與焉得人致治於此為盛既請建國學以育才及議行貢舉則言經學當祖程朱又累累以敬天尊祖清心持體之說言於上皆經國之遠猷格心之忠計至於進賢才

折權奸正憲度恤民隱皆公之素志與其所常行者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公之謂也公有傳在國史有碑在神道載其德業之盛足以垂久遠今五世孫太常少卿南雲以碑刻歲久顛仆闕缺而史藏於官非常人所得視乃復取碑文刻石寘祠堂而首以公像使凡為子孫者便於瞻仰而興起孝敬之心禮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南雲可謂明而仁也哉予嘗讀公傳而慕之今得拜公像而讀其墓碑慨然有

願從而不可及之歎因書于後以致景仰之私云

題趙松雪墨蹟卷

松雪公在元政事議論高一時載於史傳足可考見或者乃獨以書法之妙掩之此豈深知公者其為詩雄渾典則允未易及卷中所書諸作往往有黍離之悲其志可慨也直少時嘗慕公書而願學焉及見李北海書法華寺碑又知公之書法乃出於此蓋北海法羲獻而公則從北海而得於其父子名蓋當代而為天下後世所

師法豈偶然哉此卷或疑非公書安成彭圻力辯其誣
益公於翰墨功深力到隨意揮洒各臻其妙當以九方
臯相馬法視之勿徒泥其蹟也禮部郎中王士華得而
寶焉持以示直為題其說如此

題先叔祖所書春帖下方

春帖一對其詞云詩書繼述千年遠繡斧巡行兩道清
先叔祖子啓公所作而親書之以揭于堂上者也公於
洪武三年以教官舉赴京與天下所舉者十有八人同

入覲是日早太史奏文星見及十八人者見上上喜皆以為御史命往視事且賜宴以寵之事載髙廟實録公任職以剛正得名上重之超拜廣西按察僉事遷崇慶守久之免歸洪武十五年詔徵天下賢人君子共論治道命有司以幣聘先考尚書公與焉見上於奉天門問太極奏對稱旨拜廣東按察試僉事公喜故有是對葢紀實云公好顏柳書深得其法玩其詞觀其筆意剛毅正直氣象可想見也廿年前直理故篋得之而謹藏焉

計其書至今六十五年矣昔蕭子雲嘗用飛白筆書一蕭字李約歎其精妙購歸東洛揭之齋中朝夕玩焉名齋曰蕭齋約徒慕其人喜其書而愛賞如此直於公為諸孫公之手澤固當保之因命工裝潢成軸以示子孫俾思繼述詩書之業幸而見用則思所謂清者而致力焉庶幾不負公之意豈獨師其書法之妙哉是用題于下方為子孫者當世世寶之永勿替

題忠宣余公翰墨卷後

右忠宣余公書六紙與淮東憲史李希顔者也初公受命守安慶即以其地為已死所忠義之節固已確乎不可奪是以屹然為江淮砥柱思殄寇以安民而食盡財殫無以作士氣宜其有求於淮東也希顔在淮東憲府故托以成事觀書詞之倚重可知希顔篤朋友之誼然力不能盡如公所欲及賀丞相董師淮上公又四上書以空乏為言蘄有以濟之且謂江淮不定則中原不能獨守中原不守則朝廷不能獨安朝廷不安則宰相不

能獨富貴推此類具言之令其書載文集中可考也觀公之志豈止欲保障江淮而已哉丞相宜有以大副其求則善矣然跡公所為終不得大展其志卒與城俱亡而遂已則丞相之與公可知雖然公無憾於心無愧於天地而至於此者豈獨公之不幸哉公没已百年翰墨之傳士大夫珍襲之比之南金拱璧非但以書法之妙也昔之君子評顔魯公書謂公筆法兼衆美而忠義之氣慤慤鬱鬱散布翰墨間當百世寳之今於公書亦云

希顏後官嘉興以卒子泰亨遂爲嘉興人博學工醫卓行君子也然不娶無子同僚俞君積之少從讀醫經泰亨奇之因遺以此書初凡七紙而亡其一今存者唯六既裝表成卷將以遺子孫俾時一展玩以致景行先哲之意屬直識一言謹書其後而歸之

題郤封禪頌槀後

右郤封禪頌槀前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胡公作也昔太宗文皇帝在位時太常臣有言曰古者聖人治

天下功德盛隆則必舉封禪之禮以告于神明垂美於萬世今陛下繼統天清地寧民物咸遂聖德神功古無與讓而封禪未講何以繼前代帝王之盛請命禮部舉行之上曰封禪非古也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其德不在封禪不許公聞之曰此盛德事也而大臣有與之比者隂助之公慮為所惑乃本封禪非古之説與後世賢君良臣所以闢而不行之美皇上聖性高明真知灼見足以破千古之謬為百王之明監時作詩以獻上覽之

喜曰是朕心也於是言者沮而封禪卒不行君子之事君務引其君以當道若公是也彼秦皇漢武之輩肆其侈心以瀆擾上下天地猒之顧乃以是為説此為邦者所以逺佞人而公之所深慮也其學之醇懿心術之正大可見豈獨文章之雅贍可喜哉公捐館三十年其壻尚寳丞宋懐以此槀示直直嘗從公游知公為深故題其後如此懐其永寳之哉

書劉昱義事

劉昱山西人不詳其邑里初為縣吏既滿赴吏部俾從役翰林以勤事為人所喜永樂二十二年三月太宗皇帝征沙漠學士楊公金公實從以昱自隨昱弟亦從軍隷成山侯戲下昱念其勞堅請於二公俾執役帳中師過開平昱弟病昱朝暮供藥食甚勤不能愈至應昌卒焉昱不勝哀倉卒坎地埋而藏之秋七月師還過應昌昱尋得瘞處發其屍屍以地寒故不腐乾若枯腊欲焚之取骨歸而薪不可得乃囊盛負以行不敢入營內二

公怪昱不見左右具以告凡六日至開平昱始得薪焚之藏其骨入見其衣上汚跡猶在也二公嘉其義為之惻然時昱亦有疾乃留之開平属守者善視之後一月始至北京請負骨歸葬葬畢復來遂以病告歸田里然二公稱道之不置曰方師之出也人不能自顧其身而昱乃如此則居家友弟可知矣嗟夫兄弟同氣之親若左右手平居無事則相親愛至於急難死喪之際為尤篤葢義所當然也然而世之謬為大夫君子者其於兄

弟甚親愛矣一惑婦言臨小利害如毛髮輒反目不相識至於終身不復往來甚或至於相賊害其平居如此况急難死喪之際乎其於兄弟如此况所謂朋友者乎當其閒暇褒衣巍冠高論闊視若是者誠不足齒然而其行反出是下遠甚嗚呼其可哀也哉大凡貴賤人者好以類然而人之所以可貴以其有德義也由是論之若是非誠可貴而斯人者不甚可賤邪棠棣之詩周公所作其論兄弟之義至矣奈何人不知省也余未識是

其他行亦不可知獨嘉其篤於兄弟異夫世之謬爲大夫君子者不欲使無傳也故著之

跋文會録後

右文會二會者前後合十有八人賦詩凡三十六首皆楊先生序之盛矣哉其言也士君子遭文明之世處清華之地當閒暇之日而成會合之娱宜也會而形於言以歌太平詠聖德明意氣之諧暢發性情之淳和又宜也昔周之時詩人之形於言也多矣所謂風者里巷之

詞頌者宗廟之樂其大小雅則燕享朝會之詩懽忻和樂以盡情齊莊恭敬以發德非偶然也及春秋時諸侯卿大夫相見率賦詩以言志皆取是詩而歌之非必已作也然因是以知其政治之盛衰人事之得失豈虛語哉今諸公之詩皆可以繼二雅之盛後千百年有以知聖明德化之隆洽賢才之衆多必於是詩見也予與諸公多同鄉郡且託僚友之好而以内艱去惜不與於此及來京師得受而讀之為之嘉歎不已因題其後而歸

之顯仁使藏之

跋趙松雪虞邵菴墨蹟後

右趙松雪所書虛室記虞邵菴書虛室銘河南僉事劉士皆所得也嘗聞長老言松雪風儀秀偉神情灑落儼然神仙中人故其所書亦超逸不凡予在秘閣閱之累數百雖片紙隻字初不經意而精神溢出姿態横生使人愛玩之不已則其用意精書可知矣此與予所見他本差異而亦自有佳致可法邵菴書及銘端重典雅於

此可想見前輩風致也

贊

陳公延贊

公延姓陳諱賞泰和人世為儒家其先君子仲述先生登洪武乙丑進士第為監察御史以古文名天下其清德重望表然為時所敬既没家無餘貲徒存先人之園廬而已公延雖孤貧然能自感勵日挾書奔走就學其梁氏姑最憐之寘於其家愛養如己子使從其二子學

二子長曰用之既以明經出仕次曰本之初為瑞州府學訓導乃攜公延至瑞州日夜相與講論磨礱浸灌久之公延通二經中永樂元年鄉舉至七年乃成進士去歷事刑部以勤謹廉介得名當時公卿大夫有與御史公同年者見公延如此皆喜曰是有子矣既而選為廣西按察僉事至廣西甫一月當出按梧州他官多不欲行公延曰食君禄而可擇便避事哉遂自行至梧州閱吏牘兩月早夜盡心遂以勞致病而卒永樂十三年某

月朞日也年闕十其妻劉氏自桂林至梧州奉其柩歸泰和葬焉公延貌古而心如之其言必正直與人交無隱情於親戚故人禮意尤厚遇事不問難易義所當為輒為之無一毫顧計仁民愛物蓋其素心獨恨未大試以卒性尤孝友喪父母三十年哀慕如一日事梁氏姑如事母御史公有同產弟一人亦事之如父惟恐傷其意與羣從兄弟處怡怡如也平生不善治產業心亦澹然初授僉事過家或勸之理父祖業以遺子孫公延曰

吾今幸榮顯至家而遽為此人其謂我何不聽孰知公延既没而妻子乃無所庇藉以為安是豈有天道哉嗚呼公延可謂厚有餘矣公延卒某年其子昇以畫像來求賛予與陳氏世有連且自幼相知又同領鄉薦又嘗同朝於誼不可嘿乃序次其行事而系以賛使觀像者知其為人也曄曄世家生此令才仁義在中肆其允懐有學有文温恭慎篤綉衣焜煌往按南服當義而行不顧其私蒼梧雲往悠悠我思正直之言孝友之行豈曰

鄉人君子所敬畀讓肫肫因心則然人則忍違不愧於天遺像在堂以妥以祀精神來孚以昌脩嗣

黃母劉夫人賛

昔者詩人之願人受福也則以釐爾女士祝之說者謂女而有士行者予頗疑焉以謂士君子之與女婦其德有剛柔之異而施於外內者不同若桃夭樛木采蘋栢舟之所咏歌固美矣而亦豈類夫為士者之行哉及讀易之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然後知夫女子之德葢

有兼全而不謬者而予偶未之見耳今見黄母劉夫人

事而益信夫前之所云者葢萬世不可易也夫人之行

既無愧於桃夭諸詩而亦女德之常也至於育黄氏之

孤已可見其知之明仁之至矣及其見害於小人則身

衛白刃以保全之其剛毅之氣凛然也卒再造黄氏使

克盛於今日誠所謂女而有士行者其為福不既大矣

乎雖然此非後世之士之所能也葢古之士也古之士

而仕者當託孤受遺之際毅然自任以安利其國家不

以死生禍福易意後世之士有愧於此者多矣然則夫人之賢於是為不可及已遭遇聖明恩澤廣被夫人以曾孫之貴得追榮第一品君子皆以為宜謚曰天之所以報有德也予念其事足以儀於世故為之賛以附其家傳云賛曰顯顯黃宗艱阸于中誰其保之夫人之躬貞孝順慈女德之懿惟兹夫人有大乎是孑孑遺孤孰主孰扶卵而翼之用展厥謨被兇肆强加以白刃以身衛之智勇俱奮緒之阽危一髮千鈞續閩成家夫人之

仁維賢曾孫遭遇明聖錦誥象服追榮錫慶吁嗟小人託孤受遺匪屈則移實愧于斯豈如閨門有此偉烈我作賛詞以告來哲

祭酒陳公畫像賛

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陳公有剛正之德廉厚之行弘博之學竒偉之文祇事列聖揚歴幾四十年表然為中外之望此其畫像也宜有賛咏以垂永久公名敬宗字光世四明人賛曰有嚴辟雍天子所崇司成監之以奏膚

公濟濟多士是效是則規員矩方準平繩直以成其德以達其材出而用之邦家之基惟玆陳公當世之傑寵命自天乃躋朝列高冠正裳如珪如璋從容進退與道翱翔肅肅其儀侃侃其色有程有經以引以翼惟教之行小大奮興百職用宜百度用貞巍巍具瞻展也君子神明相之永錫蕃祉國家萬年羣賢賛襄斯公之休斯文之光

東里先生真賛

肅肅楊公盛德在躬祗事三聖不易其忠文為國華鋪
張揚厲克闡大猷以輔于治朝夕左右是曰藎臣雍容
廟堂正笏垂紳其行有常其言有則衆人是瞻學者是
式豈弟君子邦家之光天子萬年永篤其慶

吳敏德畫像賛

海虞吳敏德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持敬慎之心秉廉
直之節其議論舉措蓋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俗變
化方外而圓内者相去遠矣此其像也而予為之賛允

毅吳公率德自躬聖明御邦克躋顯融豸冠峩峩邦之司直必誠必恭不詭不激雍容進退端笏垂紳小人所憚君子所親維昔名臣始終一致神之相之福禄斯偹風霜肅物生意寔存願弘厥施以暢皇仁

介翁彭公像賛

浩乎其氣之剛也確乎其行之方也不矯矯為異而秩秩有常也窮四聖之書精六藝之章也學至於命而詩昌也紉蘭藉蕙摶若芳也施之政教令譽式彰也豈弟

君子衆之所望也我儀圖之遺像在堂也鄉邦之思愈久而不忘也

楚國程文憲公像賛

楚國程文憲公之事元有古大臣之風此其像也公五世孫太常少卿南雲以示直為之起敬起慕乃述賛曰

肅肅楚公道德在躬奮於前元克盡其忠天為世皇篤生此傑有言有猷有勞有烈盛治之興本於用賢育賢之方教學為先俊乂以庸經術以正惟公之功國是斯

定公之在朝從容賛襄剛毅不回摧姦擊强公之在外彌綸化理扶植善柔如保赤子奥博之學雄渾之文以啟後來以耀前閫景星慶雲祥麟威鳳夫豈偶然應時而動解綬歸來葛巾布裳泊焉以休天下之望遺像在堂瞻者起敬子孫之思以綿厥慶

薛尚書像賛

其氣也秀而充其貎也澤而豐服詩書以成名遭仁聖以効忠始則任御史之雄進而陟司寇之崇克明慎於

憲章亦嫺練於禮容葢肅肅其敬而翼翼其恭鏘鏘乎玉之和楚楚乎服之衷監視於圜丘之上對越於清廟之中用無適而不宜信有感而必通惟神明之相之肆福禄以來降

祭文

祭監察御史彭百鍊文

于有美才而負直氣為名進士為賢御史出入中外厥閫四馳中休于家孝養是宜誰生厲階陷此罪罟皇仁

如天德施斯溥再登顯榮受福則那一疾弗瘳命也奈何親朋之誼篤愛在昔今不可見愴焉心惻靈柩戒行祖奠一觴安以即路歸于故鄉

祭太師楊公文

嗚呼天之生賢將以用世惟公之生天豈無意賦以令德既厚而充發為文章玉振金春永樂之初公在宥密煌煌帝制多自公出逌事獻陵上下實覩言無不從堯舜是陳宣德以來至於今日明聖相繼眷倚如一公之

納忠匪私其躬經幄綸闈夙夜敬恭山岳不移澤施萬物公亦如之謙退不伐四朝元老衆之所資天復何心而不憖遺九重悼嗟恩禮加厚哀榮始終况乃眉壽直之先世道義相惇及我小子凡四通婚從游翰林情好篤至我老益愚不克終事雖不終事舊愛未忘今則已矣能不痛傷靈車南還千古之别奠此茗飲欲語反咽公有治命凡祭皆辭薄物薦誠公其鑒之

祭母舅歐陽先生文

嗚呼維我母舅實有盛德鄉邦所尊才識超卓文章典雅世亦罕倫儒林之英州里之秀學者如雲授業解惑開其善端博其見聞摶若虆苙紉蘭藉蕙郁烈其芬嗟我小子早失怙恃罹愍遘屯眇末童幼如墜淵谷幾不能存提挈以往衣之食之剖擊蒙昏誨我詩書勉我道義毋辱清門自是以來粗克有立維舅之仁我之見舅如見我母意若情親謂當百年得遂瞻依鄙念獲伸今舅已矣呼天叩地欲見何因母恩莫報舅德未酬感痛

則均向風長號形留神往淚下浤浤寫此哀悃望拜靈
筵敬侑一罇

祭姊夫楊行簡文

嗚呼先公之壻惟君一人於我兄弟實為至親君家上
園世號巨室克亢其宗善繼善述展其才能綽有令名
千金之賦萬石之征官既無違民亦有賴遠邇懽忻小
大稱闕姻族歸義鄉黨歸仁既公且平其言恂恂自我
不見今三十載我姊先亡幸君猶在林泉之樂君得其

真尚與來歸與君為隣茲忽聞訃君亦先逝汗漫之遊
詎測其至七十八齡不為不多水遠山逄傷哉柰何崇
酒于觴載肉于俎陳此薄奠淚下如雨

焚黃祭告文

維正統十二年歲次丁卯某月某日孫資政大夫吏部
尚書直謹遣第三子稹昭告于祖母贈淑人李氏尊靈
仰惟聖明篤念臣下推恩之典必及其先肆我祖母既
贈淑人茲復追封夫人秩正二品祗奉誥命不勝忻喜

謹錄黃燎告墓下痛惟小子始生數歲慈母背棄嚴父
遘屯家本貧空親戚無助獨頼祖母仁愛篤至辛勤撫養
教使讀書當此之時侵侮者衆藐然幼稚不至失所先業
祖墳不至盜奪變賣得有憑恃以克成立本房之危而安
墜而復振是我祖母再造之徳也今直忝備官使禄不逮
養感念疇昔痛切于心幸蒙國恩累賜襃贈徳善之報昭
然不誣伏惟尊靈服斯榮命尚隂佑子孫延于永世謹告
男資政大夫吏部尚書直謹遣第三子稹昭告于先妣

歐陽氏淑人尊靈恭惟聖朝篤念臣下推恩之典必及其親肆我尊母累有襃贈兹復追封夫人秩正二品祗奉誥命不勝忻悅謹錄黄燎告于墓下痛惟我母生我劬勞行年數歲遽見棄背仰賴積德深厚庇及不肖以克成人今幸有俸禄而不得養朝夕備寒暑罔極之恩愧不能報每一念之中心如割天地有極此恨無窮明命貴臨益深哀感尚祈祇服永佑後人謹告

男直謹昭告于顯考顯妣尊靈曰直才行鄙薄不

克肖似幸承天寵進秩宫僚皆我考妣積德所致肆蒙
恩典更益寵褒顯考加贈榮禄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
尚書顯妣加贈為一品夫人榮命下臨已嘗昭告然於
神位尚未改題稽慢之愆實不敢逭今者飾兹舊主署
以新㘰伏惟尊靈即安於此以歆時祀以佑我子孫於
永久謹告

方外

送道士王貞白序

興國縣治平觀普覺玄成煉丹之地也玄成仙去後人尊其道者為立觀以祀焉地既奇勝故居者往往多俊拔之士王貞白其一也貞白常從今長春真人劉淵然學道造其閫奥縣之人凡有禱祈禳禬者必請貞白貞白亦盡誠為之由是人多嘉禮焉興國雖贑屬邑而與吾泰和境相接故其邑之賢者劉君溪逸嘗請予大父竹亭先生以道義訓其子所尊事者甚至於是邑之名人秀士多以詩酒相往來予大父與溪逸君相繼没後

十四五年予亦偶游其地過治平觀識道士康自成王常清暨貞白訪予大父所與游者僅一二在焉盖已不能無盛衰之感矣去之二十餘年予備員近侍從幸北京過德州見溪逸君之少子敬孚益敬孚為百戶管軍在德州大有才望與予道舊故相得懽甚問其昔之一二在者今亦已矣獨貞白輩超然塵外故無恙相與嗟歎豈勞於物役者果易衰而離羣逸居真足以自養邪去年冬國家建黄籙大齋徵天下道流而貞白亦來既

畢事受賞而歸留德州德州之人因敬孚而皆重貞白為出錢作三清像以金塗之又為刻諸神位皆髹漆而金飾其字貞白將奉歸觀中敬孚領軍營造來北京求予文以華之嗟夫予之去興國也久矣所謂治平觀者葢彷彿記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因敬孚之請而嘉貞白之為人能精修以昌其教也故為文以贈之而併道予之所感者焉

送多寶寺僧古章南歸序

多寶寺在廬陵曲塘里林木蓊然高甍巨桷參差隱見於蒼煙翠靄之中溪水出其西繞寺門涓涓流橫以石橋作亭覆之以為行人憩息之所予舅氏家永和故予嘗往來過之愛其幽雅殊勝意必有清修絕俗者居其中然未暇往遊也嚮嘗以內艱家居至永和適曲塘里劉君士英邀予外弟歐陽士則教其家子弟因陪舅氏往過之遂一遊寺中殿堂門廡雖不甚高大然規制深靚夐無塵迹寺僧四五人具茗飲迎客甚恭與之語皆

恂恂切實必依乎理庶所謂清修絶俗者也其後起復
官京師去之又五六年當人事紛擾塵土轇轕之際追
思昔遊邈不可得然後知山林幽絶之處蓋方外之人
所樂非用世之士可得而兼也今年古章因省其師來
北京遂以其學受知於弘慈嘗闕禪師時禪師方受命
主天界寺乃署古章為主藏然以禪師未即南也且告
歸多實以俟焉將行謁予求一言為贈予不暇作而古
章求之不厭嗟夫予學孔子者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

為誅古章何求予言之深哉雖然有偶同者焉吾儒之為學者貴乎靜蓋不擾於外物故能專心一意以明道德之奧究性命之源而為佛之徒者亦以靜為主故常居乎深山密林持其心如鐵石漠然無求於世乃能究其說之所至道雖不同其所以求之之方則一也古章歸矣其尚靜以求道哉若夫佛之說予不能知古章就其師而問焉其所以求之之方當不易予言也故書以贈其行

贈太虛師為安慶都綱序

予仕翰林三十餘年其居北京亦二十年矣每勤於職務罕與外人接間以暇日出游思得方外之人可與晤語者寘一浣塵抱嘗過城西天王寺上翠微山造圓通精舍又過清涼僧院地雖殊勝然求其可與語者未之有也因竊自歎惠休文暢齊已亞西與近之來復輩皆人耳何卒無繼之者豈皆奔走於俗務邪去年冬十二月有惠然造門者予接之乃報恩寺住持達上人也上

人安慶人初出家天寧寺既悟佛法又通儒書喜為唐人詩其意氣偉然非其他俗師可比謂予曰昔先大夫寓居安慶時喜為塵外之遊無事則過院中相與論詩或竟日夜不厭其後往知瓊州嘗有詩送之因為予誦說實造語不凡予既聞其所學又重其與予先公相好且予嚮嘗求之而不得者今乃得之心竊喜且敬焉覬一往謝未能也未幾上人復過予曰吾法屬祖璥號太虛實能嗣吾道今受命為安慶府都綱敢求一言為贈

幸以先大夫之故無用辭嗟夫予非能知佛者上人既悟其法而又通於吾儒自為言贈之何不可而乃以屬予豈以予言可用邪夫都綱之職一郡之學法者皆統焉其律已守道而不俟乎表勵者豈人人能然哉必有以整齊之然後其心一其業專而教興矣故都綱者一郡佛教之興替所繫也儒釋之道雖不同然正已以正人則一而已祖璥為上人所重能齊衆以興教無疑也予雖不能知佛姑用其所同者以為祖璥贈上人以為

然乎

送有中師歸上天竺序

京師天下會同之都其人靡所不有文儒武將英偉豪傑之士奇能異術方技之流釋老二教所謂真人德士持瓶躡屨風飡雲卧不遠數千里以訪道問業為事者舉集焉况乎山水之崇深城闕之弘壯四方萬國之貢獻禮樂文章制度典則之明備皆前世所未有是以高人勝士必思一遊以盡天下之大觀而卑污齷齪者不

能也予官京師四十年所見多矣今又見有中師馬中師長洲人始出家於練溪白龍精舍事白圭和尚又事南洲洽公為入室弟子蘇之圓通永定勝感常虗席歷舉中住持既又主杭之上天竺實五山之首學者多歸往馬中深於其道而又好儒喜文章見名公制作愛之如珠玉其心葢超然無滯礙非拘牽常見泥於物我者比也嘗得鴻臚卿楊思敬東闕草亭闕　園燕遊詩葢少師廬陵楊公及予輩所作喜曰是不可不傳乃刻石

以傳久遠思敬聞之大喜至是與中語益奇之久之中告思敬曰中之來京師既盡天下之大觀凡吾教之老師宿學亦徧禮焉其所得多矣吾將歸也於是思敬來告予曰昔韓歐諸公多與名僧遊今中亦可謂奇偉不常者先生宜贈一言以華之予聞錢唐多佳山水上天竺為最勝常欲往遊而未得然終冀一遂焉中為人如此是可愛也或者其有遇乎昔蘇子由作棲賢堂記東坡先生為書之曰以此與廬山結緣庶幾他日入山不

為生客也予於中亦云故為序以送之

抑菴文集卷十三